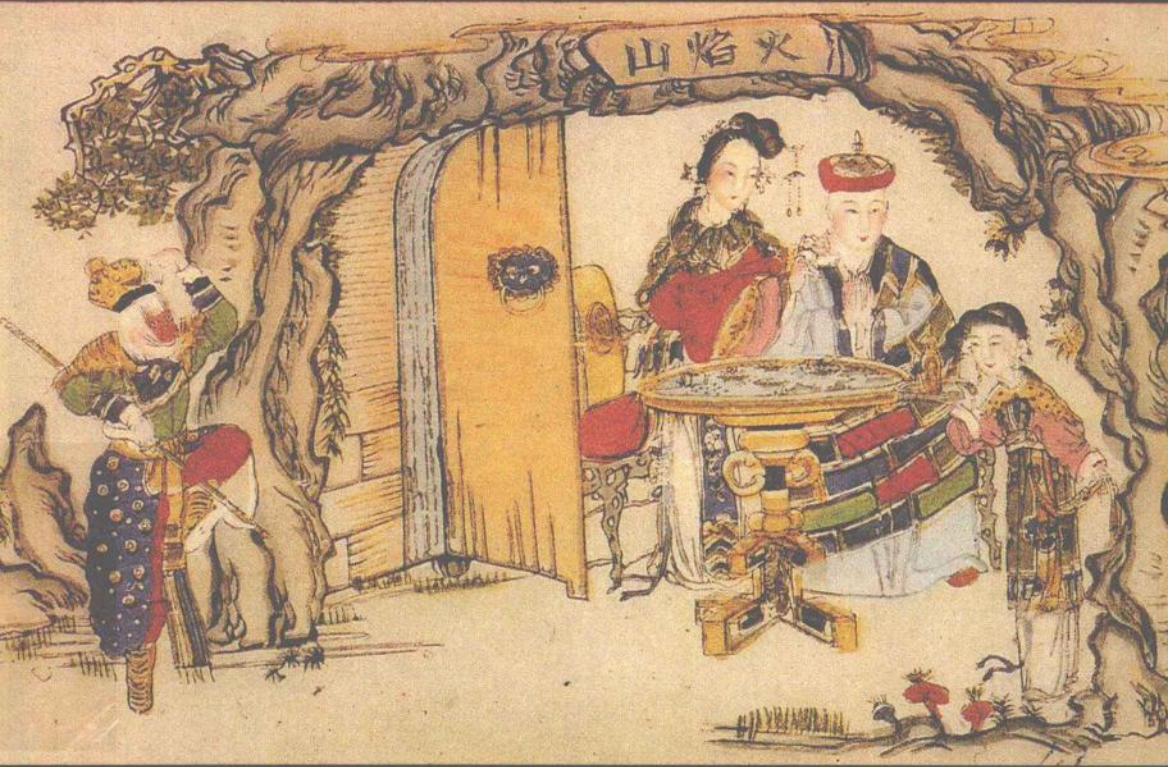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续西游记

下

[明] 静啸斋主人等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续西游记

下

〔明〕 静啸斋主人等 著



第五十九回

行者智过百子河 水贼代送西来路

不贪淫欲恋尘华，净此身心是出家。

莫道婴儿婚姹女，丹家道合莫疑差。

话说比丘僧见孙行者来救了他出帐，他忙将数珠一粒解下来，变了个苍蝇飞入帐内，向灵虚子耳内道：“唐僧师徒已临百子河，将渡，料这女妇不能追赶。”报了这信，灵虚乃向众女妇道：“方才女僧是我妹子，众魔君既放了他去，伏望一视同仁，也放了我去。”只见为首的女古怪道：“如今只这一个小汉子，须是我要他成婚。”众妇女道：“千载奇逢，难叫你独占，不如大家割他一块肉，做个香囊佩带。”便执刀在手，就要动手。灵虚子已知唐僧去远，把脸一抹，将身一抖，变了一个八十老尼，衣带上解下木鱼儿，敲着笑道：“列位魔君，真是千载奇逢，化你盖造一座庵堂，与我母女修行。”众女妇见了惊怕起来，道：“分明僧人汉子，怎都变成尼姑？这必是菩萨化现，我们在此山林啸聚伤害人多。”乃俱依着说：“我们情愿捐金，与老尼盖造庵堂。”灵虚子道：“盖庵堂是一宗末事，还要你等解散了，各归国内，莫要聚此行恶。”众女古怪依从，只问老尼在何处起盖庵堂，老尼便指出西关外破庙便是。这妇女们也有知道的，说是了是了。老尼说罢，大踏步出林。众女妇哪里敢留他，真是成了一笑。后来众女古怪把西关破庙复新，那女道姑先不知这善缘从何自来，后知是西还取经僧人神通变化，过这女主国显的手段。这正是：

莫疑变化为虚幻，总是心猿万种机。

却说孙行者腾那救出比丘僧来，一个筋斗打到三藏面前，日尚未挪寸影。三藏见了道：“悟空，你救了那僧人汉子么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那僧人汉子也不消我救，总来也是会使机变心的。”三藏道：“徒弟，他们如何也使这不正心肠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机变若邪，便是不正；若是不邪，便是至正。如今百子河在前，那婆子去传与村里，恐又惹出事来，早过去罢。”师徒到河边，只见那河：

阔岸平分，长流直达，深浅不知。但见风生波滚，源头何自？只看水势东奔，弯弯曲曲快鱼游，涌涌汹汹潮汐发。四顾不见渔舟，只有那鹭鸥浪里翩翩；一望何处渡头，尽都是水泥崖前绕杂。这正是流湍阻隔人何渡，地限东西客怎行。

三藏见了河水流湍，道：“徒弟，哪里寻只渡船渡过去？”行者道：“四顾东西两岸，不见一只渡来，少不得在此岸边等候，看有什么渔舟钓艇，来往客舟，借它渡过去。”八戒道：“当年来时，老老实实朝谒女主，倒换关文，她便有了官员驿递相接，虽说是妇女差役，却也成了个体面过河；如今前怕狼，后怕虎，躲躲拽拽前来，倒像个私渡关津的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呆子，你哪里知道，当年来时，女主要招赘师父，费了多少精神力气，保得师父前去。那时师父还是个空身，如今有这许多经文，万一他留下一宗，怎么了当？故此宁可暗渡陈仓，不可街亭直走。”八戒笑道：“猴精，只说不惹是非便罢，说甚陈仓街亭？我老猪学问浅，哪里知道。”行者道：“这正是汉武侯机变心肠。”三藏道：“徒弟，闲话休提，快寻只船儿过河，莫要惹那婆子传了村里众妇女来，又要费力。”师徒正说，只见远远那河流上头，一只客舟撑来。沙僧先看见道：“师父，那里是只客舟来了。”这只客舟乃是比丘僧与灵虚子前来，见唐僧阻着河流，远寻了一只虚舟撑驾而来。他两个变做舟人，把舟直撑到岸口道：“师父们是何处去的？”三藏道：“从西来，往东去的。”舟人道：“师父们好大胆，甚造化，过了这个没男子汉的境界。快快上船！你看那后边几个婆子领着无数妇女来也。”三藏回头，果见后面许多妇女赶将来，忙忙上了客舟，行者赶上马到舱里，齐挑经担上船。那船如顺风直刮前行，婆子领着众妇喊叫：“河中的魔王，今有我们拿到的私渡官津贩货物的和尚，他逃走到此过河，动劳你替我拿住他，好歹分一两个与我们。”

却说这百子河中，哪里有甚妖魔，乃是近河村乡有一孙老员外，这员外生有九子，俱不务本等，做山贼的，为水贼的，截径剪路的。且说这为水贼的，哪里是鬼怪妖魔，他却是会泅水，在水里凿人舟，翻沉客船，行劫往来之人。女妇过河被他劫掠多少，说河有妖魔，不许妇女过东；男子过河，被他劫掠，便说是魔王不许男子过西。几个水贼正看见远远两个舟子，驾着一只客船，上载着柜担马垛与僧人，忙钻入水底，等候凿舟沉水，他因而抢货劫财。又听得许多妇女赶叫，个个以为贩货物的客僧。待三藏们船

到中流，他把船底轻凿抽掉一板，那水直滚漏入船内。行者乃向舟人说：“不好，不好，你这舟子如何以破船载我们。”八戒道：“想必是妖魔假装客载。”舟子道：“师父们，不劳疑我，且傍了河岸，把经担保全。”舟子急撑舟傍岸，那水贼把船撑翻。这贼只当平常僧人贩货的和尚，哪识得积年弄神通的猴王？他使出神力，连舟共载，都送到东岸帮浅。这水贼跳上岸来，手执着板斧道：“舱中和尚也是你造化，船破未沉，帮着浅岸。快把担柜的货物，囊中的金宝献上来，饶你性命！”行者笑道：“你这几个毛贼，若是当年来的，金箍棒现成，都叫你烂酱，只是如今师父不肯，我等回心。与你金宝又无，不与你货物，你又不得遂意，只是现在的柜担，你们若挑得动，让你挑了去罢。但我僧人远来，肚中饥饿，若是你家顺路，化我一斋，货物既送了你，我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挑去挑去，省得失水落在河中。”这几个贼信真，齐齐来挑经担，倒也挑得起。行者道：“且住，有斋饭化了我们吃，方才送你柜担。”众贼说：“你这呆和尚，饶了你残生，免污了我板斧就够了，还想要吃斋？”行者道：“斋是你不肯，只为难为这两个舟子，远送到此，你有余钱，与他几贯罢。”水贼道：“饶了他性命，还了他船回去也够了，还想要钱？”大喝舟子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舟子看着三藏道：“师父，好生前行，我二人驾破舟去也。”三藏两眼只看着行者、八戒道：“徒弟，千山万水取来经文，如何送与水贼？”沙僧悄悄向三藏说：“师父，孙师兄自有本事，你且看他笑欣欣慨然把担子送贼挑去。”

却说众贼挑担的挑担，赶马的赶马，他道：“好了，你这几个和尚去了罢，如不快去，板斧不饶！”行者道：“一言既出，说送，难道又跟着？小和尚往前去了。”这贼众喜喜欢欢挑着担子却往南走，行者向南吹了一口气，顷刻白茫茫水阻在南，贼众只得向东路走，又转过北来；行者又吹气去，只见高山苍苍在北，哪里有个通道？只得从东大路前行；欲要歇肩，行者拔下无数毫毛，变了许多樵夫猎户在后，那贼恐生事端，只得奋力挑担前走。约走了五十余里，只见一个老者，布袍竹杖，从一所庄门出来，见了这几个贼，骂道：“本分事儿不做，又伤理胡为！且问你，挑来这柜担是何物？”众贼说：“老员外，休管我，我弟兄做惯了这宗买卖，实不瞒你，是几个长老贩来的货物，过百子河被我们劫来。”老员外笑道：“和尚家那里贩甚货物，方才有一个僧人、一个道者在此化缘，我留他吃一便斋。讲起我几个儿子，我说起你们，他道：你们做了一向水贼，堕了无边罪孽，今日有

缘，遇着西还取经圣僧，与他出一臂之力，送了五十余里程途。这柜担内都是真经，料你们误当货物。”众贼听了方才掀起担包，看那封皮，知是经文，大笑起来。一个水贼乃动无明，执起板斧，便要劈柜，忽然行者当先一口气吹去，那贼两手举斧，如石柱一般。只见柜子金光现出，那马化了玉龙，抵住他斧。众贼见了三藏们走到面前，老员外见了便请入中堂，叫家童仆把经担抬入，焚香礼拜。向三藏问其来历，三藏道：“贫僧们师徒四人，奉大唐君王旨意，上灵山求取经文，回还路过宝方。”乃把一路这些辛苦说与孙员外，员外欠身施礼道：“原来是中国圣僧老爷，老拙姓孙，名行德，年近八十。生有九子。叫他务本生理，他却不听，乃做此违法事情，冒犯圣僧，罪过罪过！”行者听了，笑道：“老员外，你姓名与我一家，小和尚叫做孙行者，想是排行弟兄。”员外笑道：“小师父，你今年面貌看来不过三十来岁，怎说排行弟兄？若是一家，只恐老拙还古长一倍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老员外，若看像貌，我小和尚连三十也未满；若说生来年纪，在花果山、水帘洞已庆过五百余岁了。”孙员外听了合掌道：“爷爷呀，出家人莫要打诳语，我老拙也不知道什么花果山、水帘洞，你既庆过五百岁，到如今又不知多少岁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小和尚出娘胎胞也不打诳语，我且说你听：

东胜神洲海外国，花果一山通祖脉。
 中有一石育神胎，日精月华成感格。
 因风化出我当身，五官六腑皆全得。
 目运金光射斗牛，惊动天曹说我贼。
 老君炉火炼成形，历尽春秋千万百。
 只因要入牟尼门，万劫不坏真金色。
 菩萨度我拜真师，随取真经建功德。
 说起传流混道孙，行者名儿师起得。
 若还问我几多年，哪记经熬日与月。
 几见儿童作老翁，几见沧海成田陌。”

孙员外听了两眼只看着三藏，三藏道：“老员外，我徒弟说得有几分不差。”员外只得准备斋饭待三藏。按下不提。

且说比丘僧与灵虚子，变了舟人渡过唐僧师徒，见孙行者设出机变，把经担倒使众水贼挑送一程，他两个知路必经孙员外家门来，一面夸行者机变之妙，一面又嗟叹机变失了真诚，背了经义，却也说不得，步步保护要

紧。他两个先到员外家化斋，说过百子河有西还取经僧众，挑有经担，被你众子夺来，他道是货物，要行劫掠，殊不知作了罪孽，却又成了功德。两个一面说知员外，一面吃了员外些素斋前行。行到一处地方，只见山高岭峻行人少，树密林深虎豹多。比丘僧席地而坐，向灵虚子道：“师兄，这等一处险隘地方，空身行人尚难，唐僧师徒经担如何得过？但不知远近何如？我们与他探个路径，若是走不得，看哪里有转弯去得，便是远几十里，也只得转去。”灵虚子道：“师兄，你坐地，待我去探来。”他把身一纵，起在半空，看那山，高低凸凹犹还可，只是密菁藤萝碍路程；再把眼四下里一望，三面山阻，只有一面无崖无际的大河。灵虚子看了下地，说与比丘僧：“唐僧师徒来此，除非又要转那大河，料这河不比百子河，隔界分男女，没有客舟往来此河。我与师兄先到河口寻下舟船，以待唐僧到来。”比丘僧依言，他两个直走到河口，只见那河水茫茫，无风也有千层浪，哪里有只船儿。两个守了半晌，无船，只得沿着河岸去寻，恰好走到一处港中，见四五个木筏，在那里摆列着三牲烧纸。见了两个僧道前来，便跳上三五个汉子来，把比丘、灵虚拿上木筏，也不分说，就将绳索捆起来要投下水。比丘僧与灵虚子聊施小法，那绳索根根两段，换了又断，众汉方才道：“古怪，古怪！且问你这僧道，独自两人，身无行李，到此大河，要往何处去？”比丘僧答道：“出家人哪里有个一定方向，随所行住，今自西来，遇见此河，料是有舟济渡，列位具此木筏，必然东西往来，但不知见了我二人，不问个来历，便拿上筏来，绳缠索捆，有何话说？”一个为首的汉子道：“你这和尚，尚兀自不知，我弟兄数人是河上豪杰，专一劫掠往来客商，方在此祭祀烧纸，讨个利市采头，却撞着你这和尚与道人，身无片囊，又是个空门，怎不拿你做个五牲祭祀？只说你两个有甚神通，把我绳索根根断了？”比丘僧答道：“列位原来是河上豪杰，摆列三牲在此祭祀，讨个采头，真个是遇着利市。你说我僧家乃空门，倒不是空门，乃是送财宝的和尚。”汉子道：“财宝在哪里？”比丘僧说：“我自西来，过百子河，前路见一起贩宝货客僧，柜担甚多，料他高山峻岭，必然难过，定是来渡此河。豪杰若是放了我，留我做个引头，那客僧见我在你筏子上，定然来渡，你那时就中取事。可是我们两个来送采头的？”汉子们听信，乃放了二人，只等贩宝货客僧到来。

却说唐僧师徒在孙员外家吃了斋，打点前行，那员外一手扯着行者

道：“师父，你既称是我宗兄，生逢异地，我年已老，不知你教诲甚事，只说你这几个侄儿，朝出暮归，不做些本分，今日替你师徒挑了五十余里路程，你可有感化他回心向善的功果？若是劝化的他们做本分生理，也是师父们功德。”八戒笑道：“员外，此事何难？只恨我师兄师弟缴了一件宝贝儿在灵山库藏，若是在手边，都替你一顿结果了，保管你个个本分生理。”行者道：“呆子莫乱说。员外，果是要你儿子学好安分守己，可烦我三藏师父，他最能感化人回心向善。”孙员外听了，随向三藏礼拜请求。三藏道：“员外，你可叫出你令郎来，待小僧劝化他一番。”却是何等劝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总批

孙员外既认行者做一家，其子皆一群猢猻矣，安得能不乱做？

比丘僧要渡唐僧，先打诳语，后来惹动老鼋^①，撞碎舟航，失了菩提，皆口孽报也，枉自耽搁了行者许多工夫。

① 鼋(yuán)——一种爬行动物，外形像龟，生活在水中，短尾，背甲暗绿肥色，近圆形，长许多小疙瘩。

第六十回

山贼回心消孽障 比丘动念失菩提

诗曰：

莫道弥陀没有灵，万千感应在真经。

消灾降福如声响，缚魅驱邪似日星。

恶孽片言归正道，亡灵半偈出幽冥。

若人悟得禅中理，三教原来共一铭。

当下孙员外叫他的儿子，只有挑经担的来，着三个在家，正在那里讲说：“跷蹊古怪，怎么明明白白凿沉了舟，就如神力把船送上河岸。我们昏昏沉沉，只当宝货，南走水阻，北走山拦，挑往东行来，便无阻碍。可见是圣僧，自有神人护佑。像我们这不守本分违父，只谓的报应不知何日？”一个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去耕田种地罢。”一个说：“你去耕种做农工，我去为客作买卖。”一个说：“我无资本做买卖，寻一个手艺做罢。”三人正说，只听得员外声唤出到堂前，他也不待三藏开口，纳头便拜，把他三个本分要做的事直说出来。三藏合掌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，小僧没有半句可说，只是保你享福延生。”员外听闻也大喜，父子们拜谢唐僧。他师徒出了员外之门，挑起经担，三藏押着马垛才走，那孙员外一手又扯住唐僧，叹了一口气，口里“呜哑呜哑”说不出。行者道：“员外，你又有甚说？”那员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可惜那六个顽子不在此见师父们佛面，沾经卷的功德，倘前途幸逢，望圣僧开度他做个好人。”三藏拱手领诺，师徒走了几步道：“员外记你出这点真心，那为子的也该仰体老父，做些好事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总是孙员外为父的不是，生了这几多儿子，从小时就该教他士农工商各执一业，他自然各安本分，谁教他少小不教训，长大习纵了性，为非做歹。方才这三个，也是师父道力真经感应，把他们回心转意。果然员外说的有理，还有六个不在此眼见功德。”师徒正讲说，只见寒风凛凛，云气腾腾，前途又是一派山路。八戒道：“西北风急，只恐天将落雪，走路只走路，管他什么眼见功德！”八戒一面方说，果然雪花飘落。但见：

初起漫漫飞柳絮，渐来密密散鹅毛。

高山峻岭银铺顶，古木残枝玉林梢。

梨花落，蝶翅飘，道路迷漫溪岸高。

莫道丰年人不喜，山人闭户煮香醪^①。

三藏道：“徒弟们，这等大雪，前途乃是山路，相近又没个人家，我们冒雪行程，怎生是好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且自宽怀，徒弟要这雪顷刻晴霁何难？但只是这两日风吹日晒，浑身干巴巴的，正要落些雪儿润润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见山树林内跳出一只虎来，三藏见了道：“悟空，老虎来了，怎么处？我们且住着担子，放他过去便罢。”八戒、沙僧忙歇下，掣出禅杖来。三藏道：“徒弟，舍身喂虎，是我出家人功行，切莫要伤它。”八戒道：“师父，据你这般说，这猴子身上虎皮裙从何处来？”行者笑道：“这馕糠夯货倒会踢人疼腿，你岂知那是当年随师父初出来那片花果山为王的心性，如今随师父年深日久，取了这真经担子在身上，就要仰体真经义理，安可造次伤害生灵？只是我老孙不用禅杖，自有伏虎手段。你且住脚，待我降它。”行者说罢，走近林来，上前才要去揪那虎项，哪里是虎，只见一人站起身来道：“和尚，慢来，你担柜中老老实实在何货物？快献上来我大王们受用！”说罢，往林中飞走去了。行者笑道：“原来是剪径小贼，假以虎皮吓人，他飞走入林，定是有个头领在里。”乃走出林，向三藏道：“师父，虎乃贼人假扮，他入林去，定是报信的，料这贼必是孙行德员外之子。我们如结果了他，一则老者份上，一则师父以方便存心。如今等他来，可以劝化则劝化，如不可劝化，待徒弟使个机变服他。”三藏道：“徒弟，凭你怎使机变，只是莫要伤害了他。”八戒道：“师父，你便慈心，叫莫伤害他，他却假扮老虎剪径伤人哩。”三藏道：“孙员外份上，看机会可劝化叫他做本分，不在此剪径，可不是两全功德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说得两全功德甚有理，依徒弟，这起人若出林来捉我们，师父先把个道理与他讲；他如不依，八戒、沙僧，你便说出员外分上饶了我罢；他又不依，你两个与他捉过林去，我老孙自有计较。”八戒道：“事便不难，只恐这贼不听员外教训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林中三个头领，带着无数小贼，丫钯扫帚，吆吆喝喝，出到林间。雪又狂大，只叫和尚留下货物。三藏乃上前合掌道：“列位豪杰，贫僧是上灵山求取真经回还，这柜担内俱是经卷，哪里是货物，豪杰们用它不

① 香醪(láo)——指美酒。

着，放过僧家过去，到了东土课诵，与你增福延寿。”只见一个头领笑道：“便是经文，我这里镇市上庵观僧尼谁人用不着？”三藏道：“说也不当，仁子，经文可是卖钱的？可是抢夺了去念的？你三位豪杰，莫怪贫僧说，人身难得，盛世难遇，正道难闻。我贫僧把个正道说与你听，急早本分，做个士农工商事业，上孝父母，下和弟兄，以乐盛时。这人身一劫不复，万劫难再，如何在这深林做逆理违法之事，玷辱祖宗父母之身？”一个头领笑道：“这和尚只要利己，不顾别人。你便劝我们本分，做士农工商，且问你不耕不艺，穿衣吃饭，做何事业？你今说我，我且说你：留了须发，做些本等。快把担子献上来，待我打开，看是什么经卷。”三藏无言回答。八戒乃说道：“豪杰，我僧家知你是不信三宝堕地狱的，只是你员外是我这个师兄的同宗一派，方才在你家多承员外留斋，便是你三个弟兄，也承他替我们挑经担子送了五十里路程，你可看他分上，让我们过山去罢。”一个头领笑道：“这和尚越发乱说，我家员外布施你斋犹足信，只是我那三个弟兄更比我们狠恶，他岂肯饶你过来？闲话休提，叫小的们把那和尚们拿过来！”只见小贼上前捉唐僧，被行者掣下禅杖，保着师父，把个八戒、沙僧被他小贼拿过去。八戒、沙僧也要抡禅杖，行者忙使个眼色与他，八戒、沙僧只得顺着贼手拿将过去。行者连忙拔下几根毫毛，变了一个孙员外、三个贼兄弟，挑着经担，那老员外气喘喘叫挑不动，行者执着禅杖恶狠狠地说：“老头子，你养这好儿子，拿了我挑担的徒弟去，我安得不拿你们做替头？”那毫毛变的假员外父子，故意泣哀道：“做了好事业，惹了取经圣僧，叫我们挑担。”只见三个头领见了大怒起来，抡着兵器，上前与行者厮杀，要抢员外。行者把身一抖，变了个三头六臂，金甲神人，手里执着宝剑道：“你这伙贼人，如何不知敬重真经，尊礼长老，还要执兵加害？你哪知我神司且加害你家老幼三个？”贼人见了，慌惧起来，只得弃了兵器，跪在地下求饶，一面叫放了八戒、沙僧过来，只求圣僧放了他员外、兄弟。行者道：“你三个要放老头子，你须替他挑担送过山岭，雪不晴，休想放你！”三贼只得满口应承，叫小的们扛抬担子。行者依旧复了原身，故意把假员外叫他回去，却使出大力法，把担子压得那些小贼个个都丢了飞走。行者只是不放三个头领。他三个见小的都去，只得自行挑送。未过三二十里，雪已晴了，只见高山峻岭当前，三贼道：“圣僧老爷，委实前途山路树林狭隘，这担柜难行，望乞饶了我们回家做本分生理，决不为非了。”行者笑道：“你为何前为不善，今却悔心哩？”三贼答道：“方才

贻累老子、弟兄，几乎送了他残生，想起不如习本分。这雪天在家，向火围炉，父子喝一杯薄酒，怎教堕落在这不义违法之中？”行者听了道：“你们若是实心，放你去罢。”三贼道：“爷爷呀，怎敢虚谬！”行者说：“去便放你去，这前路既难行，我们当从何道前去？”三贼说：“转弯抹角，过去便是通天河。此河不比百子，滚浪滔天，幸有木筏可渡，只是要小心在意，倘遇着不良之徒，老爷只说我孙员外之子，弟兄们都是你一族同宗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老孙说出来历，可是认你做一家的。”当下行者放了他。三个得命回家，惊异这事，备说与员外，弟兄六个改行修善。

且说他九个，尚有三个便是在木筏上的豪杰。他这三个结交了一个巫人，这巫人却有本事，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变化多般，劫掠了客商货财，他要上分。这日正烧利市，被比丘僧与灵虚弄法断了捆绳，信了两个说出西来客僧货物，他便放了二人。比丘乃与灵虚子说：“唐僧们来此，正无船渡，好借此木筏渡去。”灵虚子道：“事难顺，只是贼舟可是我们出家人搭的？”比丘僧笑道：“师兄，你正不知，这其中有一种功德，只是我与你既留下了贼筏，须是引领了唐僧们来搭，他若见我们本相，再附搭同行，又犯了送经之意，如何作计？”灵虚子道：“不难，待我敲动木鱼，那唐僧自然闻声而至。师兄，借你菩提变为舟航，我与你先渡过河，在前岸相等。”比丘僧依言，把菩提数珠往河内一投，顷刻变了一只船儿，他两个一面取了几个木鱼，一面登舟先渡。这木筏上三贼见了，惊异起来道：“两个僧道，原来是个神人。怪道方才根根捆索皆断，这时又以数珠化舟飞渡。看起来，说客僧货物，都是诱哄我们。可恨才烧利市，被他虚谎这一番。”只见巫人说：“弟兄们，此事何难？你们留此候着那客僧货物到，待我驾一筏前去，捉这两个僧道。”巫人说罢，撑了一个木筏，也作起法来，呼动顺风，直赶僧道。

比丘僧与灵虚子正在河流，他两个一个夸奖行者机变功能，一个议论这机变正乃魔生之种。说犹未毕，回头只看见木筏上一个人来，口中大叫：“那僧道是何障眼法，愚哄我的弟兄？快早过筏来受捆，看在我面前有何能断了捆索。”比丘僧两个看那人：

身着青袍腰系绦，道巾一幅带风飘。

手中仗着青锋剑，口内叭叭听絮叨。

灵虚子见他来的凶恶，把手一指，那筏就停住，只在水面上旋转。巫人笑道：“好本事，好本事。”把剑也一指比丘僧的船，只见板缝绽裂。灵虚子

道：“贼人倒也有些手段。”把木鱼儿抛下水中，顷刻化成金色大鲤，把梆锤变成宝杖，他一跃骑在鲤身，直奔过来，举杖便打。这巫人也不慌不忙，叫一声“老鼋现身”，只见水面上浮起一个大鼋，巫人跨着大鼋，舞起青锋宝剑，他两个在水上一场好斗。怎见得：

杀气从河起，威风各逞强。

剑挥龙吐焰，杖舞电生光。

金鲤翻洪浪，神鼋奋巨洋。

只教河水浑，谁肯服输降？

两个大战多时，灵虚子见这贼人本事高强，乃把金鲤化了一条金龙，自己变了一个金甲神将，把宝杖变为大刀，那威风真也雄壮。这巫人不能变，将身原跳在木筏上，叫一声：“老鼋，借你的神通与我报仇抵敌罢，我要回河口伺候那贩货物客僧去。”说罢，返上了木筏，飞刮去了。这灵虚子收了木鱼道：“强贼，我且不暇追你，你当那客僧是好惹的哩！”正说，却不防那老鼋听了巫人说替他报仇抵敌，他却在水里一头把比丘僧舟航撞破，比丘僧的菩提子粒粒落水，急急收取，被老鼋抢了一粒，躲入水底去了，比丘僧与灵虚只得登了河岸计议。比丘僧道：“这贼人何有此法术，呼动老鼋，窃了我一粒菩提子去？想这菩提子八十八粒乃灵山至宝，一路保护真经，如何少得？师兄，你计将安出？”灵虚子道：“河水渊深长远，这老鼋必是个妖魔，他在这水中，知游何处？除非师兄以道力收来。”比丘僧道：“师兄，我平日一举念头，这菩提数珠随在何处，无远无近，即收复还来，如今不知落于何处。果是这妖魔窃去，便车干这河水，也要收复将来。但是我们道力尚浅，如之奈何？”灵虚子道：“师兄，你我原不该把唐僧指做客货，诈哄贼人，有此邪妄，便生出这一种愆尤。说不得原为唐僧师徒，少不得变了色相在此河岸，待孙行者来，这猴头神通本事，方能找寻。”两个计定，乃变了一个老僧、一个沙弥，坐在河岸上隔栅功课。毕竟后来怎生找寻菩提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总批

比丘僧虽说邪妄，还是为真经事，便失了念珠，今人无故赤口白舌，诱哄良善，菩提种子绝矣。

三贼见了父兄挑担，便向和尚告饶，此是有仁义强盗。世之读书做官，身为不义，累及父兄，尚不肯休歇者，视此又当何如？

第六十一回

假宝珍利诱贼心 喷黑雾抢开经担

话表唐僧劝化孙员外之子，说人身难得，盛时难遇，正道难闻，把一派本分正理与他讲，他哪里肯信？只待行者使出机变法术，他方才倾服，替行者们挑送经担到近河的地方，行者方才放他去。三贼既去，行者们挑着担子，三藏赶着马垛道：“徒弟们，方才三个说前途是通天河，我想当年来时，你们除了鲤鱼精，无舟过河，亏了老鼋渡过我等，那时还是个空身，如今求取了这许多经卷，柜担又重多，却怎生过去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我老孙也正虑此，意欲附近善信人家，求化些木料，叫个匠人，造只舟船过去。”三藏道：“徒弟，舟可是容易造的？我与你到河岸口看一看，只恐今来古往，时易事殊，或者河中有船来往，顺便搭去也不见得。”师徒们走到河边，只见茫茫河水飞流，哪有一只船儿来往。三藏正在心焦，只听得木鱼儿声响了几下。行者道：“师父，莫要心焦，你听木鱼声响，定是庵观，我们且投到那边住下，再计较渡河。”师徒们循着河岸走来，不闻梆子之声，只见一个木排筏子。八戒道：“师父，那远远摆着的不是船只？”三藏望一望道：“徒弟们，好了，果然今非昔比，岸边有木牌摆列，定是揽载的舟子，我们上前叫他搭载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这个叫字儿有三不妥当。”三藏道：“徒弟，哪三不妥当？”行者道：“这木筏若是客人停泊的，他走他的路，你怎叫的来？一不妥当。若是渔舟钓艇，他停泊河边晒网，或是沽酒与众为欢，怎肯听你叫得来？二不妥当。若是揽载搭客的舟筏，他见了我等柜担，只道是客僧贩卖货物，自然来揽载，师父何必去叫？这可不是三不妥当。”八戒笑道：“这弼马瘟，我们搭船也不讨个利市，只是说不妥当。我看那木筏上人，凶狠狠地在里面望着我们，倒莫不又是孙员外三个儿子？”行者道：“莫笑这呆子，到也见得透。师父且歇下在这里。八戒，你问个信来。”八戒依言，走近河边。

那筏上正是孙员外三个儿子，带了众小贼在上，方才登岸，见了八戒惊了一吓，忖道：“哪个地方来的？怎有这样和尚？”乃问道：“长老，何处去的？想是要搭我木筏么？”八戒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我们东土僧人，上灵

山取经回国的，列位若肯搭载，愿你作福如意，受福坚牢。”三贼说：“我们是守候客商贩卖货物的，长老柜担是何货物？”八戒道：“我们是经卷担包。”那三贼摇手说：“不搭，不搭。”八戒走回说：“木筏上人不肯搭我们。”行者道：“我说不妥当，待老孙去问，包你便搭。”行者走近筏前，那三个见了行者，越发惊异道：“长老，我们不是搭客载的，乃是渔舟钓艇，停泊在此晒网。”行者便知他意，乃说道：“列位，我小僧们异国到此，贩卖些珍珠、宝石到外方卖，路过此河，无船，望乞顺便容留，自有金银谢你。”贼人便问：“方才那长嘴大耳长老说是经担？”行者笑道：“这是瞒人耳目之言。列位都是善男子，又何须瞒你？”一个贼人便问道：“你们柜担既是珍宝，怎么过百子河？一路山岭深林，就不曾遇着我弟兄们？”行者道：“遇着遇着，幸喜孙行德老员外是我老孙一族，认出同宗，放我们过来，还承他款留斋供，挑送一程。”三贼心里忖道：“有这样信愚哄的老员外！异国贩宝的和尚，哪里查他的根脚？只据他口说，便把这些货财放将过来。”乃随口答道：“既是我老员外认了一家弟兄，果然我听见有个族弟兄在外出家为客，快请来，趁顺风送你们过河。”行者大喜，随与三藏们把这情节说了。三藏道：“徒弟呀，人有宝，尚然隐藏以防不虞，分明经担，你如何反说珍宝，万一他要开看，或是动了不良之心，真是你说的不妥当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放心，有了老孙，包你妥当。”师徒正说，那贼人亲来抬柜牵马。上得木筏，贼人一个个问了名号，果然假托熟认行者一家，行者只是暗笑。上了木筏，贼众便掀那担包，见是经卷厢笼，便要开看，诈说：“师父们，这担包内是什么珠宝？若要获利，我这河北有几家大户，专要收买，我们替你发落，无非希图几贯牙用，如今必须打开柜担与我们一看。”行者道：“好事，好事。既蒙装载，又承作成，且从容到前，自然与列位看了，方才好讲。”三藏听见行者许他开看，只是愁眉忖道：“这猴头真是揽祸。”当下贼众撑着木筏，竖起风篷，那巫人作起法来，果然顷刻二三百里到了河中。那贼人忽然把柜担抢入筏内舱中，执出刀来说：“长老们，你要囹圄，待我们绳捆抛入河内。”三藏见了道：“豪杰们，我僧家委实是东土西游上灵山取了经文，你莫信我徒弟哄你说珍珠宝货。若是货物，前途你弟兄怎肯放过来？出家人决不打诳语。”巫人道：“好个不打诳语，如何使我们开筏送了这二三百里？你这大耳和尚与你老和尚言语老实，还与你个囹圄下水；你这毛头脸和尚，明明打诳语，只教你吃我这刀。”只见众小贼把绳索就要来捆三藏，行者忙拔了无数毫毛，变了许多小贼，混

乱在里，两三个假的倒把一个真的个个捆起来。那三个贼人被八戒、沙僧一顿禅杖打倒，反将绳索拴了，单单剩了个巫人。这巫人不慌不忙，念动咒语，只见黑雾迷漫，怎见得？但见：

一天阴云密布，四方黑气攒来。满河木筏乱撑开，马垛担包不在。

三藏见黑雾攒来，乱纷纷只留了一个木筏，却是行者、八戒、沙僧与自己站立在上，马垛担包俱失落，不知何处。乃道：“悟空，都是你打诳语，以致贼人动了不良之心。如今这黑雾虽散，我们担柜经文何处？我与真经存亡相系，这如何计较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贼人被我法身变化，个个捆着，我这里再加一个紧索咒儿，叫他们个个难脱？只是这贼人如何会布黑雾，把这木筏分开？八戒、沙僧，你两个可把这一筏撑到河岸等候，待我去查探，看是什么妖魔贼人弄的手段。”八戒依言，撑筏傍岸，只听得木鱼声响，却是一个老和尚同着一个小沙弥坐在岸头功课。行者见了，便上前道：“老师父，我小和尚们是西还的，被贼人抢了经担、行囊、马匹不知何处去了。又看那贼中一人，会弄法术、布黑雾，莫不是个妖魔？你老师父可知么？”老和尚道：“这木筏上乃是孙员外三子，他附托了个巫人，专在河内为非。”行者道：“一个巫人有甚本事？”老僧说：“他倒也有些神通变化，方才把我一粒菩提子抢落水中，无处找寻。”行者道：“找寻你菩提子也不难，如今我要找寻经担大事去哩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快去，快去，迟了恐那巫人放了众贼之捆，打开你的柜担。”行者只听了这句，飞忙腾空，把眼四下里一望，只见那巫人撑开三两个木筏，在那西边僻港内解那贼众的绳索。行者待他解一个，又使个紧绳法，那毫毛变的小贼又伶俐，解开一个又捆起一个，急得巫人解不开，丢了手，却去解柜担。行者道：“这却不好了。”一个筋斗直打到巫人面前，一手抓住衣领道：“好贼呀，解我经担作甚？”巫人不曾准备，兵器又不在手，被行者扭住不放，他便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木筏上火焰飞来。行者怕的是火，忙把变小贼的毫毛收上身，紧绳咒儿也念不成，只得放了手，跳在半空，看着巫人救起三贼与众小贼。巫人便要去开经担，那三贼忙止住道：“料这担中明明是经卷，我们用不着，只是少了一大筏，当去找来。”巫人道：“你们找的找，我开的开。”方才掀苫包，行者道：“事急了。”拔下毫毛，变了几条蜈蚣在那经包之内，巫人不知，将手去解包索，被蜈蚣把他手指尽力咬了几下，巫人害痛，三贼笑道：“我说你且从容，看此担包，日久未动，蜈蚣隐藏，未可造次开他。”巫人凶狠狠地，怒忿忿地，左看右顾。行者道：“不好，这贼恨蜈蚣

咬手，莫要寻刀杖敲打，不早防护，怎生奈何？”正在半空踌躇。

却说老和尚功课了一会，向八戒道：“你那位师兄寻着经担，只恐敌那巫人不过，你可急驾此筏去帮助他。”八戒道：“老师父，我这河中不熟，知他们在哪里争斗？”老和尚说：“我这小沙弥河路甚熟，叫他帮你驾筏前去。”三藏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他哪里知小沙弥是灵虚子，他与八戒驾着木筏，未走了十余里，三贼驾筏找来。巫人在筏上一面叫痛，一面正寻刀杖，要割打担包。行者半空跟着，正思索计策，却好八戒同着个小沙弥驾筏前来。三贼见了大喝道：“和尚，快还我木筏。”八戒道：“你快送过经担、马垛来。”三贼掣出刀，飞跳过筏，只见沙弥把手一指。忽然两筏离开，三贼落空下水。巫人急去扯救，行者在空中见了夸道：“好一个小沙弥，倒有手段，难道老孙便没手段？”急变了一个水鸦攢入水里，等那巫人来扯三贼，他顺手一扯，把个巫人也扯入河中。小贼忙来救，被他个个扯入河水。这起贼却都是会水的，在河中泅水，早被八戒、沙弥夺了经担的木筏，驾了飞走到三藏处来。好行者，越在河水中变了鱼鹞子，把三贼你一啄，我一嘴，个个有屈莫伸。只有巫人扯了一筏，飞身上去，口中又念了咒语，遣了许多山精水怪来，奔八戒夺筏抢经。哪知巫人纵有神通，却是幻术，怎比行者的道法。他变了鱼鹞子，直啄得三贼丢了巫人，得了一个木筏救命回去。这巫人回头不见了众贼，只指望弄幻术抢担包、夺木筏、拿僧人出气，谁知行者们神通，见巫人遣了山精水怪来助战，忙掣下禅杖来打。巫人只是使法念咒，喝令精怪帮助战斗，被行者大喝一声道：“何处精灵，敢听贼人呼唤，犯我正气禅宗！”只见众精灵走的走，散的散，那巫人犹自口中咕咕哝哝念道：“山精山精，速来助力。”只见那山精笑嘻嘻地反去打巫人，口里说道：

“山精助力，助力山精。

你惹和尚，却是圣僧。

元阳正气，万邪荡清。

柜包担子，扁固真经。

金光灿灿，瑞气腾腾。

我何么么，敢去犯争？”

那山精说罢，散的一个影儿也无，巫人又念咒道：“水怪水怪，速来助力！”

只见水怪也呵呵大笑，口里说道：

“水怪助力，助力水怪。